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
第一回 絳珠宮議償恩怨債 警幻仙重補離恨天

歸鋤子告於友曰：「《紅樓夢》一書寫寶、黛二人之情，真是鑽心嘔血，繪影鏤空。還淚之說，林黛玉承睫方乾，已不知賺了普天下之人多少眼淚？閱者為作者所愚，一至於此。餘欲再敘數十回，使死者生之，離者合之，以釋所憾。友曰：「已有『後紅樓』、『續紅樓』矣，不能掃棄陳言，獨標新格。」歸鋤子曰：「後、續兩書，各有所長。然寶、黛卒合，不從自己構思設想，濡墨蘸筆而來，於心終未釋然。」是年館塞北，其地環境皆山。

一日，燈地酒闌後，夢入一山。高峰之下，臥一大石，五色晶瑩、明霞四照。見石上迸出兩股泉水，點點滴滴如灑淚一般。歸鋤子曰：「石兄，有何冤牽遺憾，在此垂淚。」那石頭忽作人言道：「此名大荒山無稽崖，峰為青埂峰。我便是女媧氏補天所遺，人世為通靈寶玉。因與絳河仙草有未了情緣，千百年抱恨未平，淚眼闕人。君非太上忘情者，盍為我一試煉石手。」歸鋤子曰：「一介凡夫，奚克任此！」石曰：「我已赴不老情天，求女媧氏降太虛幻境商結此案。但借足下管城子，將《紅樓夢》截去後二十回；補其缺陷，使天下後世有情的，都成了眷屬，我無遺憾矣。」言畢，砉然有聲，夢亦驚醒。窗外適墜一石，大如雞卵，有彩色，甚異之。於是，不避雷同。

且說，林黛玉那日行至沁芳橋邊，遇見傻大姐，告以寶玉娶寶釵一事，頓時痛苦迷心，怔怔的去看了寶玉一會。回到瀟湘館，焚巾切齒，恨不欲生。挨到氣絕的時候，一縷香魂離了軀殼。才出瀟湘館，見一侍婢含笑迎上道：「姑娘出來了，我來的正好，引姑娘回家去呢。」黛玉定睛一認，想了一想道：「你不是金釧姐姐嗎？」黛玉此時，似已忘了他是王夫人屋裡的人投井死過的了，也不想家在那裡，跟著金釧只顧向前行走。但聞耳畔風聲，身輕如飄蕩雲霧之間，停了一會，風靜神寧，抬頭見一座牌坊，甚是高峻。前面宮殿巍峨，輝煌金碧，迥非人間屋宇。便向金釧道：「你為什麼哄我說回家，引到只個地場來，別走錯了路了。」金釧笑道：「我沒有走錯路，姑娘自己忘了家了。」黛玉聽說，定神細想，原有些像從前走過的所在。正在沉凝，已至牌坊底下。見上面橫書「太虛幻境」

四個大字，兩旁柱上還有對聯。正要時，只聽金釧說道：「姑娘，你瞧有人來迎你呢，快走幾步罷。」說著，見兩個宮女女子，已到面前，瞧著黛玉笑了一笑，並不搭話，只和金釧說道：「仙子吩咐，請到絳珠宮相見。」當下回身引路，金釧扶著黛玉。隨了這兩個女子慢慢行走。但見瑤台西峙，碧水東流，玉宇迢遙，青成縹渺。又聽得遠遠的鸞鳴鶴唳，心境頓清。

一路觀看，到了宮門，朱扉雙掩，兩個女子也不住步。繞過東首，又是一座宮院，雖不比那一座軒昂，也覺規模整肅。

從正門進內，入了儀門，兩旁古鬆老柏、瑤樹琪花，上面六扇朱漆宮門，環銜金獸。右首側門內，又有兩個宮女站立，見了黛玉進來，便回身去。不多時，只聽得「咿呀」一聲，宮門開處，有兩對手執彩旄的引道，後面眾侍女簇擁著一位仙子出來。

黛玉舉目細睜，似曾見慣一般，卻不是園中相伴的姊妹。髻簪太真畏嬰之冠，足履玄鳳橘文之舄，漢儀鎮服，玉佩垂裳，文采飄揚，形容肅穆，似欲下階相迎。黛玉趨步拾級而上。那仙子笑向黛玉道：「絳珠別來未久，紅塵桃柳已閱十有餘度矣。」說著，攜手同行，迤邐繞欄，曲折而前。進了月洞門，覺一股幽香撲鼻吹來，比岩桂而尤芳，仿湘蘭而更馥。靠南一座嵌空玲瓏仙鶴蟠桃水磨花磚牆下，方方花台，四圍白玉欄杆，中間不植雜卉，只有三尺餘長一棵芝草，迎風搖曳，韻致嫣然。

那仙了一面瞧著黛玉，手指那棵芝草道：「你的靈根夙本，倒替你培植得越發暢茂了。」敘話之間，散步上階。侍女們拽起珠簾，進內施禮讓坐。仙子道：「我到此間本〔不〕應僭坐，但絳珠今日還算是客，不必謙讓。」於是黛玉坐了客位，見室中雕飾精工，鋪陳華麗，暖閣面前大紅繡幔帳，兩旁金鈎掛起，中設公座，心內躊躇未定。早有侍女獻茶，黛玉接杯，見茶之顏色如秋露春雲，精光四射，才一沾唇，便覺香沁肺腑。

那仙子道：「此茶乃在放春山遺香洞外彩瀾忿花與忘憂草上的露珠，按七返九還法煉成，異於千紅一窟，正與你對症的。」黛玉未及答言，那仙子又道：「你的職司，我在此兼攝。原因女媧氏當初煉石補天，未將離恨天補完，留了一石。後來欲將所遺之石補上，再無神手可完。女媧氏未竣之工，致此石化為神瑛，時在靈河岸走動，隨有你們這一段公案，牽連此間幾個人入世。早就注冊上，鐵案難移。若論你夙債已償，我兼攝之職本該就此交替，誰想你忘卻本來，悞入『癡情司』裡，未免太苦了。況且你為酬報灌溉之恩，若如此撒手，反做了天下古今第一樁恨事，不是酬恩，竟是報怨了。前日女媧氏亦來商此案，我邀了三生石、離恨天諸位仙姪到來，再三參酌，暫借三生石補了離恨天缺陷，把金陵十二冊抽改幾頁。絳珠此去，但請寬懷。你這幾年來還他的眼淚，涓涓滴滴流到恨海，把那眼淚流充溢地方，填起寶來，適符金祇祿區數。每區可計萬金，知照福德財神，遣差護持移運看守，將來一並交完。使者如此答報，可謂美滿前程，再無遺憾，算與你籌畫盡情的了。」

「黛玉聽說，茫無頭緒。一面警幻仙子復又傳了「薄命司」裡的人來，指授黛玉算法。不多時，見金釧走近前來回道：「是時候了，請絳珠仙子起身罷。」那仙子便道：「後會有期，絳珠請回，不便久留。」說著，一齊站起，送至宮門外，囑金釧引回。

一時，仍依原路行走。金釧向黛玉道：「我家裡還有一個老娘，並無依靠，只有妹妹玉釧兒，底下要姑娘照應。」話未完，霎時回到瀟湘館。

且說李官裁和探春兩個人見黛玉氣絕了，想起平日姊妹情分，又瞧這樣光景，大哭一場。隨後雪雁也趕了回來，與李媽媽、小丫頭們哭的哭，嚷的嚷，亂了一回。挨到天明，探春同了侍書，先自回去了。李紈在外間屋裡喚了李媽媽出來，說道：

「你瞧紫鵲，竟像要哭死的了，去勸勸他是正經。」李媽答道：「何曾沒有勸他呢，他總不理，也沒法兒。」李紈見小丫頭們一個個東倒西歪在那裡睡，又道：「他們熬了這一夜，是靠不住的，還得你留點子神，說不得辛苦，再熬上一半天也算盡了你的心了。」李媽道：「何嘗不是呢，我奶了姑娘一場，白落了個空。」說著，便抽抽噎噎的哭起來。李紈道：「原是我的話不留神，倒傷了你的心了。你老人家別哭罷，裡頭也去瞧瞧，我要回去走一趟呢。」李紈正要出門，只聽那邊屋子裡一個小丫頭哭著叫紫鵲姊姊。李紈回身轉來，徑到紫鵲屋裡，見紫鵲已暈倒在炕。李媽也趕了過來，同小丫頭們喚了他一會，漸漸甦醒。李紈吩咐了雪雁、春纖幾句話，然後回到稻香村。

蘭哥兒瞧著李紈道：「媽媽像夜兒沒有睡覺呢？我想林姑娘自己害病死的，為什麼人家說是璉二孀子害死的呢？」李紈忙喝道：「胡說！這是那裡聽了混帳老婆子的話，仔細太太聽見了捶你。」說著，便進裡邊和衣躺著。賈蘭一個人吃了飯，自去上學。

不多時，瀟湘館裡一個小丫頭急急忙忙趕來請李紈，說：「紫鵲姊姊也死了。」李紈只得起身，胡亂洗了洗臉，趕到瀟湘館，先進紫鵲屋裡，只有春纖站在炕邊垂淚。李紈走近炕沿，叫小丫頭攜過燈來一照，把手摸了摸說：「手是冰冷的，氣還沒有絕。」正要和春纖講話，見小丫頭進來說：「林大娘請大奶奶呢。」李紈出來，林之孝家的回道：「就是這件東西，八下裡找個難，聽說還是周瑞家的女婿姓冷的，央了馮大爺去轉了個彎子才讓給咱們的。雖然多花了幾兩銀子，東西再沒得說的。太太同奶奶們在老太太面上，心裡也過得去。現在外面漆了一糙，趕著把裡子托出來，晚上就有了。」李紈道：「既是這麼著，很好。這會兒還得再去弄一個。」林之孝家的聽了，怔怔的瞅著李紈。李紈道：「你不知紫鵲這丫頭也保不住，像要跟著林姑娘一搭兒走的了。」林家的道：「昨兒見他好好的不是。二奶奶要叫他，我還碰了他一個釘子，忽然又怎麼了？」

「李紈拭淚道：「他傷心林姑娘，暈了過去，如今看是不中用的了。」林家的道：「哭是哭不死人的，紫鵲果然是這樣，早就該退送他出去，不過賞給他家裡幾兩銀子，是有舊例的。裡頭向來沒有給丫頭裝裹買棺材的事。」正說著，探春走來聽見，問起緣由，便向林家的道：「為了林姑娘的事，這裡幾個人都鬧得心慌意亂的，誰還留心到紫鵲身上去！人已死了，難道把一個死人推了出去？說不得舊例新例，只可聽大奶奶的吩咐，差不多的再買一口來，叫他親人進來看一看，胡弄局兒收拾了他，往園子後門抬了

出去就是了。消停幾天，那邊去回一聲也使得。」林家的聽了探春這一番話，再不敢駁回，只得應了一聲「是」。

忽聽得裡間老婆子、小丫頭們直聲驚喊，春纖嚇得臉上失色，跑到外邊告訴道：「剛才見姑娘的手動呢。」雪雁正在院子裡晾手帕子，忙趕進來道：「別姑娘活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一個癡的，一個又成傻的了。當真你們留心，別有貓兒跳動。」眾人你扯我推，都不敢上前。李媽道：「姑娘是我奶過的，怕什麼！」說著，要過去瞧瞧，才走了兩步，見黛玉的手又是一動，由不得喊聲「啊喲」，栽倒地上。探春便嚷，著林之孝家的引了眾人上去。那雪雁到底是伺候黛玉慣的人，心上關切，便不害怕，擋前走近牀邊，細瞧黛玉口鼻間微有氣息，臉上神色亦轉了過來，便用手去胸前一摸，微覺溫和，連忙過來叫大奶奶、三姑娘道：「你們不信，當真姑娘已有了氣，身上也溫暖起來了。」李紈、探春忙進來瞧著，向雪雁道：「有現成參湯快端來，給你姑娘灌下。」雪雁忙尋著前兒用剩的半盞，倒在銀弔子裡頭，親自拿到外邊風爐上暖好，傾在茶杯裡，端到黛玉身邊，把杯子遞給春纖，就向杯中超了一小匙，灌在黛玉口內，尚未能全受。李紈站在旁邊，輕輕說道：「蠢丫頭，你把姑娘略略攙起些，那麼才好灌呢。」雪雁忙叫小丫頭找塊手帕子來，接過與黛玉圍住兩腮，把左手襯入項頸，略略扶起，將參湯慢慢灌下。見黛玉雙眼微開，輕輕的喊了一聲：「啊喲！我走得乏了。」眾人都說：「回過來了。」李紈便叫李媽和雪雁兩個人把黛玉的裝裹寬卸，仍換了隨常用的被褥，叫他們都靜靜的等林姑娘養養神。當下點起安神香，一面端整湯水，小心伺候。

再說紫鵲傷心昏暈，一魂出殼，渺渺茫茫，似無去路，只在沁芳橋、怡紅院一帶回繞。那時金釧送回黛玉來，見了紫鵲問道：「妹妹要往那裡去？」紫鵲應道：「我找姑娘呢。」金釧道：「林姑娘在他自己屋裡，你快回去罷。」紫鵲還要問話，被金釧一把拉在瀟湘館門首，笑道：「又送回來一個。」順手把紫鵲一推，跌進院門。魂復歸舍，甦醒過來。小丫頭報知，李紈、探春過去看明，叮囑小丫頭們用心照應，又叫人去告訴了林之孝家的話，同探春出了瀟湘館。李紈自回稻香村去。

探春到了秋爽齋，不多一會，見小紅同了侍書跑得喘吁吁的趕來道：「老爺就要起身，二奶奶叫我來請姑娘。先到瀟湘館去問，他們說大奶奶同姑娘已經走了，就和侍書姊姊找到姑娘這裡來的。老太太、太太都在寶二爺新屋子裡，我還去請大奶奶呢。」說著，飛跑的走了。探春便換了衣服，帶著侍書去送賈政。

講到寶玉病根所起，數年來鬱結於中，無可告語。前聽鳳姐說娶林妹妹的謊話，正似醍醐灌頂，心竅皆通，如何忘得了這句話。今拜堂後，把寶釵兜巾揭去，見不是黛玉，心裡便幌了幾幌，頓時如入夢境一般，忙向襲人盤問，襲人又是藏頭露尾的話。寶玉越發瘋傻起來，瞧著寶釵叫林妹妹，道：「你自瑤台月殿下來的，原非俗骨凡胎，也能變化。我知你要變了寶姊姊來試我的心，難道我的心你還不知道？快變過來罷。」鳳姐在旁沒法兒，只得上前勸慰。寶玉又哭著拉住他說：「要在你身上變過我一個林妹妹的。」鳳姐見寶玉鬧的利害，只得順著他的意思，謊說道：「林妹妹是愛靜的，你要那麼混鬧，他一輩子不肯變過來呢。寶兄弟你也乏了，快安頓頓去睡一覺罷。」寶玉聽了這話，便不言語。襲人等服侍他睡下，賈母、王夫人各自去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賈政因除授江西糧道，憑限緊迫，請訓後，即於是日束裝起程。知寶在寶玉屋裡，進來站在外間，請出賈母來叩辭，說了幾句遠離膝下，不能侍奉晨昏的話。賈母也叮嚀了路途保重一番，便叫襲人扶寶玉出來，向賈政跪下磕了四個頭，口是呆呆的跪著，襲人狠命攙扶他不起。賈政本想訓飭寶玉兒句話，因才完姻之後，又在病中；見賈母在此，只得縮住了口，便喝道：「你還不起來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兒子有一句話怪不明白，要回老爺。」賈母見寶玉跪在地上多時，便道：「好孩子，你有什麼話回你老子，快起來講，別這樣。」寶玉只得起身站立，定一定神，向賈政回道：「老爺給兒子娶的到底是林妹妹，是寶姊姊？若說娶的是姊姊，人家不該哄我說是林妹妹；若說娶的林妹妹，不該換了寶姊姊去。咱們上上下下的人，都說娶的是林姑娘，如今來了寶姊姊，叫林妹妹知道了，便怎麼樣呢？」話未完，賈政一面聽著，甚為駭異，——原來指鹿為馬的詭計，裡頭只瞞著賈政——聽寶玉之言，不像是瘋話，其中必有緣故，便向王夫人道：「寶玉的話是怎麼樣的？你自然該知道這些。」王夫人一時無詞可答，鳳姐在旁急得臉漲通紅。那時李紈、探春都到了，也捏了一把汗。賈母此時，沒法兒不出頭，攬到自己身上道：「這話原是有因的，我先前喜歡林丫頭大概同寶玉差不多，原起過這條心。想來寶玉這孩子，看光景也猜著我的意思。後來我瞧林丫頭總是那麼多病多災，不像個享福壽的樣兒，又冷了這個念頭。鳳丫頭說起金玉姻緣，咱們去求了姨太太，一說就定了，是瞞著寶玉的。不知誰在他跟前錯說了一句娶林丫頭的話，如今在這裡嘮叨呢。」賈政聽了賈母這番話，心裡很不受用，想老太太既然早有這個，甥女兒的性情品格很配得過寶玉，如今甥甥女呢也好，但不該鬧出這些謠言來。又想起當年兄妹情分，他母親只留得這一點血脈，雖然在此相依，也怪可憐的。意欲埋怨王夫人幾句，因這件事有老太太在裡頭，且木已成舟，說也無用，只得按捺住了。便問道：「我聽說天天請醫生到園子裡去給甥女兒瞧病，不知見些效沒有？」王夫人正要開口，鳳姐因賈政起程吉日，又恐聽了傷心，把黛玉的凶信瞞住，便回道：「因是林妹妹的體氣太弱，總是好幾天病幾天，現在上緊給他調治，不過是這麼樣呢。」賈政歎了一聲，拭了幾點淚，便辭了賈母，又囑咐王夫人幾句話。王夫人同李紈、鳳姐、探春等送了賈政出去。寶釵雖算新人，因是姨甥女，也隨在探、惜姊妹隊裡。

一面鴛鴦扶著賈母，自回房去。

寶玉屋裡只剩得襲人、麝月、秋紋和小丫頭們。襲人見寶玉此時有些清楚，便道：「小祖宗，剛才把我的魂都嚇掉了呢，怎麼你從來不敢在老爺跟前說話，今兒忽然這樣胡說亂道起來，不怕老爺捶你？」寶玉聽了生氣道：「你還說我呢，剛才老爺駁我一個字回嗎？我正要討老爺一個示下，你們又拉了我進來，到底老爺說明白了沒有，給我娶的是誰？」寶玉連問幾聲，襲人們總不回答。寶玉越發氣急，死命拉著襲人要往園子裡去瞧林妹妹。

那時襲人只知黛玉已死，——尚未聽見回過來的信——深悉寶玉病根，又想此事不能隱瞞到底，譬如外科療病，一味消散，不趁早開刀使忍一痛，將來日事因循，精神耗乏，攻補兩難，必成不救之症。主意已定，不如說明，使他大慟一場之後，倒可漸漸的冷了心了。便向寶玉道：「我老實和你說了，老爺原要給你娶林姑娘。因為林姑娘病重，大夫都回絕的了，所以娶寶姑娘來應你的好日子。林姑娘昨兒晚上已成仙去了，要不是寶姑娘和你好，他肯來替死鬼林姑娘嗎？別不知好歹，還不感激寶姑娘呢！」

寶玉聽了這話，頓時兩眼往上一翻，暈過去了。麝月一見，便咬得牙齒（石爭）（石爭）的指著襲人，恨道：「都是你鬧出來的事呢！」襲人也嚇得冷汗直流，手都提不起來，只是怔怔的呆看。麝月連忙上前，左手把寶玉扶起，右手掐住人中。

秋紋幫著亂叫「寶玉」，小丫頭飛跑出去。王夫人同李紈一眾人都已回來，見小丫頭臉上失色，襲人們一片淒楚之聲在裡邊叫喚，王夫人等急忙趕緊。釵只站在一旁暗暗拭淚，鳳姐上前瞧了一瞧道：「請太太放心。」一面自己上炕來，把寶玉抱住，叫取定神丸來沖服，又叫外邊「去請王太醫，這會兒且別去驚動老太太」。

不說眾人在此忙亂，且講寶玉暈去，自知身軀臥病在炕，只見眼前一亮，先前失去的通靈玉在面前一幌，想要去拿，盡是使勁，總提不起手來。轉念又想：「我因有了這一件東西，鬧出這些意外的來，不如把他捨棄。」依舊閉上了眼，聽得有人說道：「何不就把這件東西交還了他。」又聽一個人說道：「他是不肯做負心人的，要應他講過這一句話的，咱們且到大荒山青埂峰前去等他。」寶玉睜眼看時，就是頭裡發狂病的時候來救度他這個僧人，還有個道士，霎時轉身走了，寶玉聽了剛才的話，有所感悟，想：「我就死了去見林妹妹，我這一個心也不能剖開來給他瞧瞧。除非走這一條路，還可把我的心明一明，對得住林妹妹萬分之一。但是，老太太、太太這樣疼我，老爺總實我不肯唸書，無非望我成名。一第之榮，便是顯揚報答。若是就那麼拋撇乾淨了，我不能挽回我不肯唸書的罪孽，老太太、太太在老爺跟前說不上我肯唸書的真憑實據，也白疼了我。必得如此，聊可塞責。」一時主見才定，即便甦醒。鳳姐與襲人等正在灌治，都說好了。王夫人、寶釵與眾人都放了心。一時賈蘭陪王太醫進來，看了脈說：「神氣清正，脈息和平，比前幾天迥然各別。只消服幾劑滋補藥，靜養一半個月，便全愈了。」仍是賈蘭陪去開方。王夫人回到自己屋裡，李紈、探春也隨了過來。賈蘭拿了藥方，送與王夫人看過。

只見鴛鴦進來向李紈道：「老太太問林姑娘東西備當了沒有？叫大奶奶諸事留點心兒，老太太還要親自過去瞧瞧呢。」

「李紈笑道：「怪道只兩天人都鬧昏了，也沒給老太太送個喜信。你不知道林姑娘已經回過來了。」鴛鴦聽說，還不信有這件。賈蘭在旁接口道：「真的，剛才我還陪大夫去看脈呢。」接著鳳姐也來，聽見了便道：「咱們跟了太太去報老太太個喜。」當下賈蘭自回園子裡去了。王夫人引著李紈、鳳姐等到賈母屋裡，回明黛玉回生之事。賈母聽了，自然歡慰，又道：

「別是殘燈復明，不過延挨時日，那倒不好。他又受苦，咱們瞧了傷心。李紈道：「請老祖宗寬心，我和三妹妹都在那邊瞧過的，大概可保平安了。」賈母點點頭，一面問鴛鴦道：「該是擺飯的時候了，留奶奶、姑娘們都在這裡吃飯，你快到園子裡去跑一趟，瞧瞧林姑娘就來。」鳳姐道：「人多了怕坐不開，寶妹妹還是新媳婦兒，靜靜的一個坐著，咱們分幾個人去陪他。」

「賈母道：「我道你們都在這裡了，倒忘了他。那麼珠兒媳婦同四丫頭在這裡。鳳哥兒，你同三丫頭過去。」又向王夫人道：「你也回去歇歇著。」當下王夫人先起身走了。鳳姐同探春仍回寶釵屋裡，見林之孝家的正在那裡找二奶奶。鳳姐問道：「你有什麼話回？」林家的答道：「也沒有要緊的事，停會兒去回大奶奶罷。」一時端上飯來，鳳姐、探春陪寶釵吃了飯。麝月、秋紋正要出去，鳳姐叫回住著，一面對探春道：「聽寶兄弟才問回老爺的話，竟是一團道理，清清楚楚，那裡像有一點瘋病樣兒！」探春道：「不是那麼講，他在老爺跟前敢回這些話，聽不得他的。說話清楚，那就是他的病。」

「鳳姐道：「這也別去講他。我要問麝月，寶二爺好好的，為什麼忽然這樣起來？」麝月道：「那是襲人，不知他什麼主意，把林姑娘的事直說了出來，寶二爺聽了，就哭暈了去。」寶釵口雖不言，心想：「襲人是個精細的人，不肯造次，那麼使他一痛後，再下針砭，也是一法。」鳳姐沉凝了半晌道：「林姑娘回過來的話，寶二爺知道了沒有呢？」麝月道：「我們才聽見這句話，誰和他說呢！」鳳姐道：「你們過去，寶二爺跟前再別提起林姑娘回過來的話。襲人沒有什麼事，叫他就過來。」

「麝月答應，便同秋紋出去。」

那邊素雲提了燈進來問：「三姑娘可就要回去，奶奶在老太太那裡穿堂外等著同走呢。」探春便起身道：「兩位嫂子少陪。」說著帶了侍書，素雲提燈照著來到穿堂外。李紈叫賈母處跟來的老婆子自回去，同了探春才進園裡，見墨墨也提了燈來，一搭兒走到藕香榭山坡前，各自分路回去。

這裡鳳姐見襲人來了，便問道：「麝月說寶二爺鬧的不好，你和他講了什麼話才那麼著的。」襲人道：「這原是我的糊塗想頭，幸虧好了，不然還有我的命嗎？」鳳姐道：「很不糊塗，這會兒瞧寶玉的光景怎麼著？」襲人道：「剛才吃了王太醫的藥，睡得安靜。瞧他神氣也清爽了些。」鳳姐道：「何如他知道死者不能復生，那些糊塗想頭就不起了，然後調養起來，心安體泰，怕他的病不一天好似一天嗎？」如今林姑娘回了過來，底下的事情倒有些作難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二奶奶的主意便怎麼樣呢？」鳳姐道：「先前是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；如今說不得要用瞞天過海之法了。」未知鳳姐有何妙策，再看下回分解。